

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

FENGXIAN SHEHUI YU
REN DE FAZHAN

张治库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

张治库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张治库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01-014547-1

I. ①风… II. ①张… III. ①人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8589 号

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

FENGXIAN SHEHUI YU REN DE FAZHAN

张治库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4547-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2 年规划课题

(项目编号:HNSK(Z)12—50)

海南大学学科建设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ZXBJH—XK018)

目 录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来临	1
一、大变革时代的社会	2
二、无处不在的风险	25
三、人类发展的新挑战	42
第二章 现代社会风险分配的逻辑	55
一、关系性分配	57
二、市场性分配	69
三、制度性分配	82
第三章 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风险关系的生成	93
一、风险与风险关系	94
二、人的发展风险关系的生成	106
三、人的发展的主要风险关系	119
第四章 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133
一、自然风险	134
二、社会风险	148
三、自我风险	169
第五章 风险对现代社会人的发展的主要影响	183
一、风险的本质及其功能二重性	184
二、风险对人的发展影响生成的条件性	192
三、风险对现代人发展的主要影响	205

第六章 风险的把握与现代社会人的健康发展	221
一、风险的可控性与可转化性	222
二、人的发展对风险把握的必要性	235
三、风险把握的原则与方法	243
第七章 现代社会风险的预防:方法与策略	257
一、风险的预防性	258
二、风险预防的基本方法	268
三、风险预防的主要策略	283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0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来临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不仅不断生产和创造着风险,而且也通过其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将这种风险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从而使得社会构成的每一个体都时刻面临着风险侵袭的风险社会。^①事实正是如此,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出了由自然主导的封闭而自足的文明演化之后,就开始步入了一个由人类自我主导的社会大变革与文明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以人自身主体性力量的扩张、客观化与异在化作为主要标志的,因而这个时代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由技术创造与应用的无向性而导致的二重性。一方面,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必然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越来越强劲的动力;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与新的产品在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领域无边界的应用,也必然会为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带来或造成巨大的风险。并且,其风险性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的深入发展而同步增长与扩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由人的技术创造所主导的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蕴含着高度风险的社会。

现代社会的序幕是由人类的技术发明、创造及其应用所主导的工业革命而揭开的。我们知道,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人类基于生存的需求而对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不仅日益改变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而且也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结构与组织形

^①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7页。

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当然,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改造所具有的力量,虽然一方面与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质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在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状况直接相联系,但是,在总体上而言,人类技术发明与创造对于人类社会的改造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提升,其量能呈现着累积倍增的特征。人类技术的发现、发明及其创造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之间所具有的这一关系特征,决定了技术进步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及其发展的支持与推动,必然会呈现出由量能累积与倍增所引致的爆发性跃迁的景象与态势。传统社会的转型及其现代社会的发轫,正是由于人类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在近现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急剧变动与爆发性跃迁的反映。

工业革命时代的开启及其纵深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组织方式以及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前所未有的。与人类已经经历过的一切社会形态及其变迁不同,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支持并引致的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已跃迁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到来,不仅开启了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技术整体依赖时代,而且也开启了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与文明演进的全面风险时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①

一、大变革时代的社会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而发端的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到来,真正将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整体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既是人类文化性累积增长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在持续而不断的新的知识、技术的创造与广泛应用基础之上自在演进的必然。我们知道,由于人类对新的知识的创造、新的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始终所持有的热忱与追求,因而使得人类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由缓慢到较快、由较快到日益加速的特征。正如摩尔根所说:“人类发展进度始终是按照几何比例的,虽不是严格遵循这个规律,但基本上是如此。”^①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始终局限于各文明圈内部的自在演进而无法超越同一文明圈的限制,而真正超越同一文明圈内部自在演进状态限制的全球性的社会大变革,则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的。

工业革命之所以揭开了人类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第一,工业革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基础之上的一场社会产业革命,它在结束人类社会生产对人力与自然力依赖时代的同时,开启了社会生产的工业技术依赖时代,从而揭开了人类社会产业革命与社会生产方式大变革的序幕;第二,工业革命引致的社会产业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形态的巨大变化,它在结束以血缘与地域为纽带的自然性社会组合的同时,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个体性组合时代,从而揭开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序幕;第三,工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形态的变化,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它在结束人类社会生活单一、封闭与稳定时代的同时,开启了多元、开放与变动的时代,从而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带入了一个发展与风险并存的时代。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生活面貌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与建立在自然力(人力与畜力)依赖与

① 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地域性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同,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依赖所建构的产业高度分工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开放、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形态。正因为如此,工业文明奠定并构建的现代社会必然有着与传统社会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因此,考察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形成并呈现出来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对于我们准确认识与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以及这种变迁与发展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 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变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演进在总体上而言并未能突破地域性与自然性的限制,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人类自身文化性的增长、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抑或社会文明的演进与文明量能的增扩,都明显地受到地域性和自然性的制约,呈现出封闭性、自在性与稳定性的特征。因此,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在总体上而言,是以一种多元线性的方式而展开的,是人类不同文明圈内部的自在演进,因而未能突破文明生长所依附的自然性与地域性的限制。但是,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图景,或者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不仅将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带入了一个对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观念与新的思想依赖的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而且也将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带入了一个突破时空与疆域限制的全球化发展的时代。

1. 生产方式的革新与发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通常是从生产方式开始的。当然,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常常是由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与应用而导致的。工业革命的爆发,集中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累积增长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正是这一巨大的推动力,才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逐渐摆脱了对纯粹自然力与自然关系的依赖而由原始的、素朴的、简单的生产方式过渡到由各种机械力、电子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工业化与专业组

组织化的生产方式。这一转变,虽然是在人类科学技术累积增长对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持续变革推动的基础上出现或发生的,然而,无论如何,工业革命的到来,无疑宣布了人类社会生产对于纯粹自然力与自然性依附关系束缚的摆脱及其远离。

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自然性的生产方式的突破,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迁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终结了人类社会生产对于纯粹自然力和自然关系的依赖,而且在开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机械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发展时代的同时,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由简单带入复杂、由自然力带入机械力、由分散的自然性劳动带入协作的专业化劳动、由封闭的自足性劳动带入开放的交换性劳动,并由此而开启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由缓慢演变到急剧变革的新时代。正因为如此,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加速化发展,就成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而呈现出来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围绕着技术的进步所开拓的智能化、专业化与组织化而展开的。变革的力度与波涉的领域、范围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深刻性,主要取决于一种新的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对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事实上的穿透力。基于这一认识的路径而言,自工业革命伊始迄今为止,科学技术尤其是工业技术所支持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正在经历着比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任何时期都要剧烈和迅速得多的变革与变迁。这一变革或者说变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的动力支持系统的变化来看,自瓦特发

明世界上第一台利用蒸汽为动能的机器以降,^①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赖以展开的动力系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从蒸汽对自然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的代替伊始,到石油、煤炭、天然气、电磁力、太阳能等各种物理、化学与生物能源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已形成了多样化和立体型的人类社会生产的动力支持系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背景下人类社会生产动力支持系统的单一性与自然性。

第二,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的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的发展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新的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因而自蒸汽动力机出现以降,人类社会生产的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迄今已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完成了包括蒸汽机的发明创造在内的三次大的变革,^②并在这三次大的变革中,实现与完成了以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生产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的建构。正是由于以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的建立,才使得人类现代劳动与传统劳动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

第三,新的技术的发明创造及其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同时推动社会生产组织与展开方式的相应变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的组织与展开方式的重大变革,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如果说以蒸汽机的发明创造及其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产机械化与组织化的时代的话,那么,以电机的发明与电力的应用为标志

① 事实上,在英国仪表制造工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发明第1台双向蒸汽机之前,人类对于各种自然力与机械力的有效应用,已经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探索。而瓦特的双向通用蒸汽机的发明与创造,无疑是在人类以往探索的基础上而展开并获得成功的。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与创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诞生,在结束人类劳动对纯粹自然力和畜力依赖时代的同时,开启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时代。

② 人类社会生产的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的变革是伴随着新的技术的发明创造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展开的。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历了以蒸汽机的发明与创造,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航天技术为标志或者说代表的三次巨大的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的爆发,都无不以其新的更为先进的技术推进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工具系统或者说技术支持系统的变革与发展。

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则将人类的社会生产带入了一个电气化的大工厂生产时代,而以电子计算机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则将人类的社会生产带入了一个智能化、信息化与全球专业分工与协作化的一体化时代。由此可见,伴随着生产工具系统与技术支持系统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社会生产组织与展开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第四,技术的进步、工具系统的变革以及劳动组织与展开方式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最终都必然反映到社会生产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的变化上来。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的变化来看,新的技术、新的工具系统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及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无疑都会对人类社会生产的主体构成及其生产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反映在对劳动主体越来越趋于智能化与专业化的要求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开放性、协作性和复杂性的要求上。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发展、社会分工精细化与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因而使得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劳动及其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愈来愈趋向开放、多元与复杂。

2.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

人类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是一个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化与分工的发展、社会构成主体文化性的增长而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其基本的趋势与规律是由缓慢到快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层次到高级层次。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开始步入了一个由市场与技术理性主导的快速变革的时期,因而这一时代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与发展的状态之中。在总体上而言,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以及社会产业分工的精细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分化的加剧,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态也就始终处于快速的变动与发展之中。其变动与发展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创造与形成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形

态得以迅速的瓦解;另一方面,不断生成与创造的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既使得现实的社会结构形态始终处于变动状态之中,也使得其日益趋向复杂、多样与开放。

考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及其历程,我们必然会发现,尽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构成结构及其结构的方式始终伴随着人类生产与交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与社会生活分化的精细化发展而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与开放化,但是,从其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征来看,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结构方式无疑与人类以往的社会尤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了巨大的差别。正是这一差别的出现或者存在,方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组合在结构方式、结构形态上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分野。这一分野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而得到反映。

第一,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个体性的组合,而非如传统社会那样的群体性组合。现代社会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发展,不仅使现代社会获得了解构传统社会结构形态的强大动能,而且也使现代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分化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分化力的持续作用下,一方面,传统社会赖以存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逐渐瓦解而代之以商品生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伴随着以血缘为纽带而组合的传统社会结构形态的解体,个体逐渐从对群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已不可能建立在个体对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群体的依附性关系之中,而是相反。因此,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已不再是如传统社会那样围绕着血缘关系而粘合的自然性群体的组合,而是一种建立在个体独立性基础之上的社会性的个体组合。^①

第二,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不是建立在对自然性群体的依附关系之中,而是建立在个体独立与自由的社会组合之中。我们知

^① 参见张治库:《生存与超越: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文化性解读》一书关于“个体组合的历史演变”的论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0页。

道,把处于自然性依附关系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持续分化而转变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呈现的基本功能与特征。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组合已不可能通过对以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自然性群体的聚合而实现,而是必须通过对无数独立自由的个体的有效整合才能够实现。那么,在失去自然性纽带联结的境况下,现代社会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手段而实现对个体的有效整合呢?根据我国哲学人类学研究者韩民青教授的观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组合是一种突破了种、群与所属限制的整体性组合,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充分分化与个体独立平等之协作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范围内的全面整合。这一组合或者说整合的基础在于社会生活的充分分化与个体对种群依附关系的解放,而其形式则在于个体的劳动协作与对共同生活规范的遵从。^①事实的确如此,现代社会对个体的结构性整合,主要不是通过个体对种群的依赖关系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的协作关系而实现的。

第三,在结构形态上,由于现代社会的组合是一种基于劳动分工与社会生活分化基础上的个体性自由组合,因而这一组合必然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与动态发展性。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活的分化虽然是一个持续发展与演进的过程,但是,与人类已往社会所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生活的分化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经济全球拓展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有着人类已往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企及的深刻性与广泛性。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与社会生活分化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的存在,一方面导致现代社会个体的结构性组合日益趋向专业性与全球性,另一方面也导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个体的结构性整合始终处于不断的分化与重构之中,从而使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变动性。因此,与传统社会结构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封闭性不同,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是一个开放的与动态的结构系统。

^① 参见韩民青:《哲学人类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80页。

3. 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的变革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对传统社会解构的基础上而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构成传统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方式遭到了全面的解构,而且那些用以维系传统社会存在并运行的制度与规范体系也逐渐遭到了全方位的解构。由于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新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全新的人类社会结构形态,因而这一社会形态的诞生及其发展必然是以传统社会形态的解构为前提与基础的。当然,现代社会发展对传统社会形态的解构过程并非只是一个摧毁旧世界的过程,更重要的乃是一个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建构新的世界的过程。因此,在现代社会,不仅社会构成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与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始终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第一,对现代社会的维系与运行而言,科学合理的制度与规范体系的建构与确立比传统社会更具有价值和迫切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维系及其运行主要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伦秩序、社会生活习俗与惯性的基础上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维系及其运行则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公共生活与职业协作关系为纽带的规则、制度与行为规范等制度体系基础之上。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不是建立在个体对自然性群体的依附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体独立自由的协作关系之上。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维系与运行而言,只能依赖于科学合理的制度与规范体系,而不是别的。

第二,现代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的建构,是在对传统社会伦理与等级秩序的解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我们知道,维系一个社会存在与运行的关系结构及其规范体系,尽管在不同结构形态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及其发展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关系结构与规范体系的支持,却是必然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存在及其运行,同样也是如此。当然,任何适应一定社会形态发展要求的关系结构与规范体系确立的过程,都必然是一个在对旧有的关系结构与规范体系的解构中逐步建构新的关系结构与规范体系的过程。

第三,现代社会的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自足性

的结构系统,因而也必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自由经济运行和社会公共生活发展的要求,在对传统社会形态的解构及其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基于对自由而独立个体社会组合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了维系与保障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诸领域有序运行的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并通过立法的形式而予以固定化。这些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了:(1)维系和保障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制度与行政行为规范体系;(2)维系和保障现代生产、自由贸易、市场运行的经济制度与规范体系;(3)维系和保障社会公共生活有序进行的社会生活准则与行为规范体系。由此可见,构成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是一个由涵盖现代社会人类共同生活诸领域、诸方面关系规范与行为规则所构成的复杂而多样的综合系统。并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持续分化与快速多变,因而必然使得适应这一要求而建构的现代社会制度与规范系统也始终处于开放和动态的发展之中。

4. 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发展

任何社会或社会的任何变革与发展,既是由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革所引致的,同时,这种变革与发展,最终也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与精神层面而引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展。现代社会的确立与发展,同样也是如此。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人自身的解放和技术理性成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拉开帷幕并展开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劳动分工与社会生活的分化、人自身的不断解放所导致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创造力的持续释放与外化表达,同时也在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变革,并进而不断地促进和推动着社会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复杂性与多变性,始终是推动和促进社会心理变迁、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源。

第一,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组合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的产生为基础的,因而基于个体解放与自由创造要求的自我及其个体主义的主张,则成为现